

【主持人语】 本期栏目主题为“纳西东巴经的语言研究”。

“东巴”to<sup>33</sup>ba<sup>21</sup>是我国纳西族对民间原始宗教祭司的称呼,这种原始宗教及所用的经书、文字因此被称为“东巴教”“东巴经”和“东巴文”。东巴经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其内容涉及纳西族古代社会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宗教、哲学、民族、民俗、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农业、畜牧、医药等领域,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现在,对纳西东巴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成果十分丰富。但相对于历史、文化、文学、文献、文字等方面的研究,对东巴经所记录的语言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与现代纳西语相比,东巴经语言保留了很多古音古语古义和古代文化,用现代纳西语和现代人的体验已很难解释。为了推动对东巴经语言的研究,我们组织了这一组论文。

东巴文形态比较原始,文字制度还不够完善,字词关系比较复杂,文字异读现象比较普遍。其中古今异读、方言异读、借词异读、构词异读学界研究较多,而经书中字写作A,实际上读作与A意义相同或相近的B的同义换读还很少有人研究。与其他文字相比,东巴文的同义换读更丰富多彩,更灵活多变,更有学术研究价值。喻遂生《纳西东巴文同义换读研究》对东巴文同义换读的类别、使用、性质和学术价值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这对于认识东巴经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正确解读经书、探索换读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信息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其他民族古文字和普通文字学理论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对纳西文化的研究,最早是由19世纪末到我国云南探险、传教、考察的外国人开启的,法国学者巴克(Jacques Bacot, 1890—1967)是20世纪早期西方纳西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他的《么些研究》(1913年出版)分民族和宗教、语言和文字、历史和地理文献三部分。在第二部分的纳西语词汇表中,用拉丁字母记录了871个纳西语词;在文字表中收录了东巴文和哥巴文单字、字组639个。《么些研究》纳西语词的发音人是云南维西县叶枝土司的东巴,词汇表“书面语”一栏的词汇均来自东巴经,《么些研究》的纳西语词汇和东巴经有密切的关系。我国汉文典籍中记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材料很少,早期外国人记录的材料显得弥足珍贵。但巴克主要是根据法语字母的发音来记录纳西语的,而且有的地方比较混乱,这成为我们现在使用该书的一大障碍。木艳娟《巴克〈么些研究〉中纳西语词汇转写的规则与性质》对该书纳西语词汇的转写方式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剖析,这有助于读者对《么些研究》的使用,对整理利用其他外国学者留下的民族语言材料,也具有启示意义。

## 纳西东巴文同义换读研究\*

喻遂生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要】“同义换读”,是指在文献中字写作A,而实际上读作与A意义相同或相近的B的语言文字现象。东巴文的同义换读丰富多彩,灵活多变,论文按照换读语言单位的大小,将东巴文同义换读分为字词同义换读和语句同义换读两类,予以举例说明。指出同义换读的性质不是词义引申,也不是同音假借,而是一种临时的语用现象。其研究对于认识东巴经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正确解读经书、探索换读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信息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其他民族古文字和普通文字学理论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东巴文;同义;换读

【中图分类号】H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8)04—0055—10

\* [作者简介]喻遂生,男,重庆人,西南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甲骨文金文和纳西语东巴文。

## 一、引言

“同义换读”,是指在文献中字写作 A,而实际上读作与 A 意义相同或相近的 B 的语言文字现象。所谓“意义相近”,应作比较宽泛的理解,有的词平时意义未必相近,但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互换,也属于同义换读。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沈兼士先生就指出,《说文》中的重文,前人多认为是“音义悉同形体变异”的异体,实际上有一些是“义通换读”(沈文又称“义通换用”“义同换读”)。如《说文·糸部》:“续,连也。从糸,卖声。赓,古文续,从庚贝。”“续”和“赓”读音不同,表示的词也不同,但都有连续义,《说文》就将“赓”看作“续”的古文了。<sup>①</sup> 东巴文的同义换读比汉古文字数量更多,情况更复杂,也更丰富多彩,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东巴文同义换读研究,对于认识东巴经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正确解读经书、探索换读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信息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其他民族古文字和普通文字学理论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拟对东巴文同义换读的类别、使用、性质、学术价值等作一初步的研究,希望能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东巴文同义换读按照换读语言单位的大小,可分为字词同义换读和语句同义换读两类,下面分两小节举例。本文所举各例引自不同的东巴经译注著作,各书所用的纳西语音系不尽相同,本文一如其旧,不作统一。选自《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以下简称《全集》)<sup>②</sup>的用例,用数码标明其出处,如“7.5”表示第 7 卷第 5 页。









## 二、东巴文字词同义换读举例

东巴文字词同义换读的例子很多,下面按词类各举数例,换读前后跨词类的酌情归入其中的一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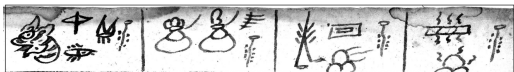
## (一)名词



1. he<sup>33</sup> 魂——ua<sup>21</sup> 魂



此例见《全集》7.5《祭署·俺双金套姆和董若阿夸争斗的故事》。各字音义为:  he<sup>21</sup>“月亮”,假借作 he<sup>33</sup>“魂”。 s<sub>1</sub><sup>55</sup>“家神”,象征家神的竹篓。 dy<sup>21</sup>“地”。全句读作 ua<sup>21</sup> dz<sub>ər</sub><sup>21</sup> mu<sup>33</sup> le<sup>33</sup> h<sub>ə</sub><sup>21</sup>, s<sub>1</sub><sup>21</sup> dz<sub>ər</sub><sup>21</sup> dy<sup>21</sup> le<sup>33</sup> h<sub>ə</sub><sup>21</sup>“惊魂窜上天,素神吓入地”, he<sup>33</sup>“魂”换读作 ua<sup>21</sup>“魂”。东巴文表“魂”的词有 he<sup>33</sup>,常借 he<sup>21</sup>“月亮”表示;有 ua<sup>21</sup>,常借 ua<sup>21</sup>“绿松石”表示;又连用作复音词 ua<sup>21</sup> he<sup>33</sup>“魂”。本例写 he<sup>21</sup>读 ua<sup>21</sup>“魂”,为同义换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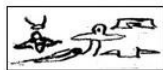
2. dz<sub>l</sub><sup>21</sup> 时间、时代——z<sub>1</sub><sup>33</sup> 世、代



此例见《全集》35.329《退送是非灾祸·创世纪》。4 个小节的译文是:(1)在很古的时候,在天地浑沌的时代;(2)在阴神和阳神相互追逐的时代;(3)在树木会走路,裂石会说话的时代;(4)在土石颤动的时代。4 个小节中的“时代”,字作 tsh<sub>l</sub><sup>21</sup>“时间、时代”,但在第 3、4 小节中,东巴读作 z<sub>1</sub><sup>33</sup>“世、代”,意义基本相同,但是不同的词。东巴为何要将其中两个 dz<sub>l</sub><sup>21</sup>读作 z<sub>1</sub><sup>33</sup>,大概是觉得 dz<sub>l</sub><sup>21</sup>重复太多,想来一点变化吧。










## (二)方位词

1. kho<sup>55</sup> 中间——lo<sup>21</sup> 里面









① 沈兼士.汉字义读法之一例——说文重文之新定义[A].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② 东巴文化研究所.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2000.

此例见《全集》7.6《祭署·俺双金套姆和董若阿夸争斗的故事》。各字音义为： kho<sup>33</sup>“角”，假借作 kho<sup>55</sup>“中间”。 ua<sup>21</sup>“绿松石”，假借作“潮湿、涝”。 dzi<sup>21</sup>“水”，两字连读作 ua<sup>21</sup> dzi<sup>21</sup>“积水”。 ku<sup>33</sup> mu<sup>21</sup>“帽子”。 gə<sup>21</sup>“上”。 thv<sup>21</sup>“桶”，假借作 thv<sup>33</sup>“出来”。全句读作 ua<sup>33</sup> dzi<sup>21</sup> sv<sup>55</sup> lo<sup>21</sup> ku<sup>33</sup> mu<sup>21</sup> gə<sup>21</sup> le<sup>33</sup> thv<sup>55</sup>“从积水潭里把帽子捞出来”， kho<sup>55</sup>“中间”换读作 lo<sup>21</sup>“里面”。同页第2小节 bi<sup>33</sup> kho<sup>55</sup>“森林中”， 仍读作 kho<sup>55</sup>“中”。

## 2. kv<sup>33</sup>地方——khə<sup>55</sup>旁边
















此例见《全集》76.69《超度拉姆仪式·茨拉金姆传略》。各字音义为： æ<sup>21</sup>“悬崖”，从 崖， æ<sup>21</sup> 鸡省声。 ey<sup>33</sup> 野兽，假借作山崖名 ei<sup>33</sup> ey<sup>55</sup>“兴旭”的第二音节。 kv<sup>33</sup>“蛋”，假借作“地方”。全句读作 ei<sup>33</sup> ey<sup>55</sup> æ<sup>21</sup> khə<sup>55</sup>“兴旭崖边”， kv<sup>33</sup>“地方”换读作 khə<sup>55</sup>“旁边”。

## (三) 动词


### 1. khæ<sup>55</sup>照射——ly<sup>11</sup>看



此例见《么些经典译注九种·么些族挽歌·“苦凄苦寒”·卖寿买岁的故事》<sup>①</sup>。各字音义为： mi<sup>55</sup>“女”，此换读作 no<sup>55</sup>“我、自己”。 wa<sup>11</sup>“绿松石”，假借作“影子”。 dzi<sup>11</sup>水。 khæ<sup>55</sup>“射”，引申为“映照、照射”，此字先后要读两次。经文各字的排列顺序是： 我、 影子、 水、( 照射)， 水、 影子、 照射、 我，因此应该读作“我的影子映在水中，水中影子映在我脸上”，但后一句实际读音为 dzi<sup>11</sup> wa<sup>11</sup> no<sup>55</sup> le<sup>33</sup> ly<sup>11</sup>“水中的影子我又见(le<sup>33</sup>又，ly<sup>11</sup>看)”， “照射”khæ<sup>55</sup>换读作“看”ly<sup>11</sup>。有意思的是，李霖灿先生的译文是“照在她脸上”，说明李先生是按照字的本来意思而不是照和才东巴的读音来翻译的。





### 2. iə<sup>55</sup>给——dzi<sup>33</sup>给、赠



此例见丽江石印本《崇搬图》124页<sup>②</sup>。全句读作 tshe<sup>11</sup> lu<sup>33</sup> ka<sup>33</sup> ma<sup>55</sup> æ<sup>11</sup> me<sup>33</sup> dzi<sup>33</sup> pu<sup>55</sup> fae<sup>33</sup>“且鲁构毛赠送母鸡而去”。其中 为 iə<sup>33</sup>“烟叶”，假借作 iə<sup>55</sup>“给、送”，但此处换读作 dzi<sup>33</sup>，该书译为“赠”。dzi<sup>33</sup>的“赠、送”义见于李霖灿先生《么些标音文字字典》：“dzi<sup>33</sup>‘给予’(给鬼或神)”<sup>③</sup>。iə<sup>55</sup>和 dzi<sup>33</sup>都有“给”的意思，但对象的宽窄有区别，iə<sup>55</sup>不分人和鬼神，dzi<sup>33</sup>仅限于鬼神，“且鲁构毛”为神名，故可换读作 dzi<sup>33</sup>。

### 3. tha<sup>55</sup>可以、能够——kv<sup>55</sup>会



此例见丽江石印本《崇搬图》62页，是纳西族传说中的始祖崇则利恩回答天帝的一段话：“(1)我是玖高那补族，把三根脊骨一口吞但不会硬的族类；(2)三升炒面一口咽也不会呛的族类；(3)把江河装在嘴里不觉得水多的族类；(4)把居那世陇神山放在肚里不觉其饱的族类。”每一小节中都有一个标音的哥巴文 tha<sup>55</sup>，译文译作“会、觉得”。此字来源于 tha<sup>55</sup>“塔”，“塔”的异体作，再变即为。tha<sup>55</sup>

① 李霖灿等. 么些经典译注九种[M]. 台北: 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78: 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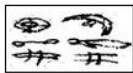
② 和芳讲述. 周汝诚翻译. 崇搬图[Z]. 石印本. 丽江县文化馆, 1963: 124.

③ 李霖灿等. 么些标音文字字典[Z].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72: 33.

意为“可以、能够”,为能愿动词。但在第一小节第二句~~𐄎~~换读作 kv<sup>55</sup>“会”,虽也是能愿动词,但与 tha<sup>55</sup>不是一个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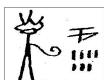
(四)形容词

1. gu<sup>21</sup>病、痛——tehi<sup>21</sup>痛



此例见《全集》7.6《祭署·俺双金套姆和董若阿夸争斗的故事》。各字音义为: ~~𐄎~~ ni<sup>55</sup>“日”,这里指“白天”。 ~~𐄎~~ ua<sup>33</sup>“骨头”。 ~~𐄎~~ gu<sup>21</sup>“谷仓”,假借作“病、痛”。 ~~𐄎~~ hu<sup>21</sup>“夜”。 ~~𐄎~~ ʃl<sup>33</sup>“肉”,此处读作 na<sup>55</sup>ʃl<sup>33</sup>“肌肉”。 ~~𐄎~~ gu<sup>21</sup>“谷仓”,假借作“病、痛”。全句读作 ni<sup>55</sup>i<sup>33</sup>ua<sup>33</sup>gu<sup>33</sup>gu<sup>21</sup>, hu<sup>21</sup>i<sup>33</sup>na<sup>55</sup>ʃl<sup>33</sup>tehi<sup>21</sup>“白天骨头痛,夜晚肌肉疼”,第二个 ~~𐄎~~ gu<sup>21</sup>“痛”换读作 tehi<sup>21</sup>“痛”。

2. ʃər<sup>33</sup>明显——du<sup>21</sup>大



此例见《全集》76.11《超度拉姆仪式·拉姆的来历·迎接神灵》。各字音义为: ~~𐄎~~ ua<sup>33</sup>phu<sup>55</sup>“左边”。 ~~𐄎~~ phər<sup>21</sup>“解开”,假借作“盘神”。 ~~𐄎~~ ʃər<sup>33</sup>“七”,假借作“明显、显著”。全句读作 ua<sup>33</sup>phu<sup>55</sup>phər<sup>21</sup>dzər<sup>21</sup>du<sup>21</sup>“左边盘神威力大”, ~~𐄎~~ ʃər<sup>33</sup>“显著”换读作 du<sup>21</sup>“大”。

(五)代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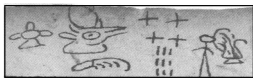
1. du<sup>21</sup>———tʃh<sup>33</sup>这



此例见《全集》34.181《丽江县大东乡襁垛鬼大仪式规程》。本节为卷末跋语,译文为:“是住在展丹村的音乌山麓处的东巴祭司东玉才 78 岁这年写的啊。”最后 7 字音义为: ~~𐄎~~ ʃər<sup>33</sup>tʃhər<sup>21</sup>“七十”。 ~~𐄎~~ ho<sup>55</sup>“八”。 ~~𐄎~~“镰刀”,此读作收获 khv<sup>33</sup>,假借作 khv<sup>55</sup>“年、岁”,此字先后要读两次。 ~~𐄎~~ du<sup>21</sup>“一”。连读为 ʃər<sup>33</sup>tʃhər<sup>21</sup>ho<sup>55</sup>khv<sup>55</sup>tʃh<sup>33</sup>khv<sup>55</sup>“78 岁的这年”, ~~𐄎~~ du<sup>21</sup>“一”换读作 tʃh<sup>33</sup>“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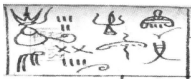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跋语中的“东玉才”,就是这本经书释读者和土诚东巴的法名,写经时间为 1987 年,地点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也就是说,这本经书的抄写和诵读为同人同时。因此和土诚东巴将“一年”读作“这年”,应是东巴的一种习惯,而不是误认或口误。此类例又见于《全集》26.57 du<sup>33</sup>dze<sup>21</sup>“一册”换读作 tʃh<sup>33</sup>dze<sup>21</sup>“这册”,64.19 du<sup>33</sup>ni<sup>33</sup>“一天”换读作 tʃh<sup>33</sup>ni<sup>33</sup>“这天”。

2. du<sup>21</sup>———thu<sup>33</sup>那







此例见《全集》38.61《退送是非灾祸·为优麻战神烧天香·消灭千千万万的鬼怪》。各字音义为: ~~𐄎~~ du<sup>21</sup>“大”,假借作“一”。 ~~𐄎~~ u<sup>33</sup>“牛”。 ~~𐄎~~“镰刀”,此读作“收获”khv<sup>33</sup>,假借作 khv<sup>55</sup>“年、岁”,此字先后要读两次。 ~~𐄎~~ lu<sup>33</sup>tʃhər<sup>21</sup>“四十”。 ~~𐄎~~ gv<sup>33</sup>“九”。 ~~𐄎~~ thu<sup>21</sup>“饮”,像人饮水,借作 thu<sup>33</sup>“那”。全句读作 u<sup>33</sup>khv<sup>55</sup>thu<sup>33</sup>khv<sup>55</sup>, lu<sup>33</sup>tʃhər<sup>21</sup>gv<sup>33</sup>khv<sup>55</sup>thu<sup>33</sup>khv<sup>55</sup>“牛年那年,49 岁那年”。前一句 ~~𐄎~~ du<sup>21</sup>“一”换读作 thu<sup>33</sup>“那”。此类例又见于《全集》68.177 du<sup>33</sup>pha<sup>21</sup>“一方”读作 thu<sup>33</sup>pha<sup>21</sup>“那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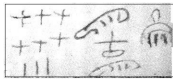
3. thu<sup>33</sup>那——tʃh<sup>33</sup>这










此例见《全集》33.168《襁垛鬼仪式·堵塞地缝·后卷》。后 4 字音义为: ~~𐄎~~ thu<sup>21</sup>“饮”,像茶叶在

碗中，假借作  $thu^{33}$  “那”。 “收获”  $khv^{33}$ ，假借作  $khv^{55}$  “年”。  $pər^{55}$  “梳子”，假借作“写”。  $me^{33}$  “雌阴”，假借作语气词。连读作  $ʃhɿ^{33} khv^{55} pər^{55} me^{33}$  “这年写的”，  $thu^{33}$  “那”换读作  $ʃhɿ^{33}$  “这”。此类例又见于《全集》7.27、20.127、40.36、100.305。

#### 4. $ʃhɿ^{33}$ 这—— $thu^{33}$ 那



此例见《全集》97.103《看卦辞之书·时占属相占月占》。各字音义为：  $ʃhua^{55} tshər^{21}$  “六十”。  $sɿ^{21}$  “三”。 “镰刀”，此读作收获  $khv^{33}$ ，假借作  $khv^{55}$  岁。  $ʃhɿ^{33}$  “吊”，假借作“这”。 “镰刀”，此读作“收获”  $khv^{33}$ ，假借作  $khv^{55}$  “年”。  $pər^{55}$  “梳子”，假借作“写”。全句读作  $ʃhua^{55} tshər^{21} sɿ^{21} khv^{55} thu^{33} khv^{55} pər^{55}$  “63岁那年写的”，  $ʃhɿ^{33}$  “这”换读作  $thu^{33}$  “那”。此类例又见于该卷104页。

#### (六) 数量词

##### 1. $n̩i^{21}$ 二—— $du^{33} dzɿ^{21}$ 一双



此例见东巴经《刺母孟土》上卷184页。该书译文为：“像一对骏马，在草地上啃着青草。像一对牦牛，怡然抵角嬉戏。像一对黄猪，在一起拱土寻食。”<sup>①</sup>按实际读音直译应为：“一对骏马啃草，一对牦牛抵角，一对黄猪拱土。”三节中都有  $n̩i^{21}$  “二”字，意为“两只”，但都换读作了  $du^{33} dzɿ^{21}$  “一双”（ $du^{33}$  “一”， $dzɿ^{21}$  “双”）。后两图还特别写了两个牦牛和两个猪字，以强调是一对。








##### 2. $n̩i^{21}$ 二—— $dzɿ^{33} dzɿ^{21}$ 成双



此例见东巴经《刺母孟土》上卷211页。该书译文为：“带上弓和箭，带上成双金镞利箭。”其中  $n̩i^{21}$  “二”换读作  $dzɿ^{33} dzɿ^{21}$  “成双”。 $dzɿ^{33}$  为“伴侣、朋友”，重叠后  $dzɿ^{33} dzɿ^{21}$  意为“结伴、成双”。

##### 3. $hu^{21} kho^{33}$ 半夜—— $du^{33} hu^{21}$ 一夜









此例见《全集》7.30《祭署·蚩堆三子的故事》。各字音义为：  $mə^{33}$  “不”。  $hu^{33}$  “牙齿”，假借作  $hu^{21}$  “高兴”。  $hu^{21}$  “夜晚”。  $kho^{33}$  “角”，假借作“半”，两字连读作  $hu^{21} kho^{33}$  “半夜、深夜”。  $mə^{33}$  “不”。  $i^{55}$  “卧、睡”。全句读作： $ə^{33} kə^{21} du^{33} mə^{33} hu^{21}$ ， $du^{33} hu^{21} kho^{33} mə^{33} i^{55} ŋv^{21}$  “丈夫不高兴，一夜睡不着”，  $hu^{21} kho^{33}$  “半夜”换读作  $du^{33} hu^{21}$  “一夜”。半夜睡不着和一夜睡不着都表示睡不着，故可同义换读。




#### (七) 虚词

##### 1. $nu^{21}$ 和—— $ne^{21}$ 和








此例见《全集》7.32《祭署·蚩堆三子的故事》。各字音义为：  $ʃv^{21}$  “署神”。  $nu^{33}$  “心”，假借作并列连词  $nu^{21}$  “和”。  $lv^{21}$  “龙、龙王”。  $gə^{21}$  “上”，假借作  $gə^{33}$  “的”。  $o^{33}$  “骨头”。  $nu^{21}$

① 刺母孟土(上中下卷)[A].纳西东巴古籍译注(二)[M].和士诚东巴读经,李静生记音翻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184.

gu<sup>33</sup>“裂纹”。 thv<sup>21</sup>“桶”，假借作 thv<sup>33</sup>“出现”。全句读作：ʂv<sup>21</sup> ne<sup>21</sup> lv<sup>21</sup> gə<sup>33</sup> o<sup>33</sup> gu<sup>33</sup> thv<sup>33</sup>“署和龙的骨纹出现”， nu<sup>21</sup>“和”换读作 ne<sup>21</sup>“和”。ne<sup>21</sup>“和”常假借 ne<sup>33</sup>“苋米”来表示，ne<sup>21</sup>、nu<sup>21</sup>都是连词，但 ne<sup>21</sup>更常用。









2. mə<sup>33</sup> 不——tha<sup>33</sup> 勿







此例见四川省木里县依吉乡甲波村降初东巴的经书《抛弃久督替身木偶经》。各字的音义为： “人”，未读出。 lo<sup>21</sup>“看”。 tha<sup>33</sup>“塔”，假借作“勿、不要”。 “蛇在匣子中”，未读出。 mə<sup>33</sup>“不”。全句读作：thw<sup>33</sup> tha<sup>33</sup> pho<sup>33</sup>，thw<sup>33</sup> tha<sup>33</sup> lo<sup>21</sup>“别打开它，别看它”(thw<sup>33</sup>“它”，pho<sup>33</sup>“打开”)，mə<sup>33</sup>“不”换读作 tha<sup>33</sup>“勿、别”。

三、东巴文语句同义换读举例











此例见《全集》76.4《超度拉姆仪式·拉姆的来历·迎接神灵》。各字的音义为： phər<sup>21</sup>“解开”，假借作“盘神”。 sər<sup>21</sup>“禅神”。 ka<sup>33</sup>“好”，字符来自藏文。 tehi<sup>33</sup>“刺”，两字连读假借作 ka<sup>33</sup> tehi<sup>33</sup>“迎请”。 ga<sup>33</sup>“胜利神”，以旗帜示意，音译作“嘎神”。 u<sup>21</sup>“吾神”。 tehi<sup>33</sup>“刺”，假借作 ka<sup>33</sup> tehi<sup>33</sup>“迎请”的第二音节。 o<sup>55</sup>“沃神”。 he<sup>21</sup>“恒神”。 tehi<sup>33</sup>“刺”，假借作 ka<sup>33</sup> tehi<sup>33</sup>“迎请”的第二音节。以上本应读作：phər<sup>21</sup> sər<sup>21</sup> ka<sup>33</sup> tehi<sup>33</sup>，ga<sup>33</sup> u<sup>21</sup> ka<sup>33</sup> tehi<sup>33</sup>，o<sup>55</sup> he<sup>21</sup> ka<sup>33</sup> tehi<sup>33</sup>，“迎请盘神禅神，迎请嘎神吾神，迎请沃神恒神”。ka<sup>33</sup> tehi<sup>33</sup>“迎请”共用了 3 次，即  。但《全集》由分述改为总述，实际读作：phər<sup>21</sup>、sər<sup>21</sup>、ga<sup>33</sup>、u<sup>21</sup>、o<sup>55</sup>、he<sup>21</sup> le<sup>33</sup> ka<sup>33</sup> tehi<sup>33</sup>“迎请盘神、禅神、嘎神、吾神、沃神、恒神”。ka<sup>33</sup> tehi<sup>33</sup>“迎请”只用了 1 次。这样后两个“请”字、就成了未读出的字。



此例见《全集》64.20《超度能者·武器的来历》。各字的音义为： dər<sup>21</sup>“能者”。 mi<sup>33</sup>“火”，假借作 mi<sup>21</sup>“名声”。 du<sup>21</sup>“一”。 thv<sup>21</sup>“桶”，假借作量词 thv<sup>33</sup>“次”。 du<sup>21</sup>“大”，假借作 du<sup>33</sup>“得到”。 ʂhu<sup>21</sup>“珠子”，假借作“快捷”。 du<sup>21</sup>“一”。 thv<sup>21</sup>“桶”，假借作量词 thv<sup>33</sup>“次”。 du<sup>21</sup>“大”，假借作 du<sup>33</sup>“得到”。按照经书文字，应该读作 dər<sup>21</sup> mi<sup>21</sup> du<sup>33</sup> thv<sup>33</sup> du<sup>33</sup>，ʂhu<sup>21</sup> mi<sup>21</sup> du<sup>33</sup> thv<sup>33</sup> du<sup>33</sup>“一次获得了能者的名声，一次获得了快捷者的名声”。东巴的实际读音是 dər<sup>21</sup> mi<sup>21</sup> ʂhu<sup>21</sup> mi<sup>21</sup> du<sup>33</sup> thv<sup>33</sup> du<sup>33</sup>“一次获得了能者和快捷者的名声”，将两句合成了一句。



此例见白地老东巴和志本先生所写的《烧天香经》。各字音义为： khv<sup>33</sup>“收获”，假借作 khv<sup>55</sup>“年、属相”。 kv<sup>33</sup>“蛋”，假借作“头”。 fv<sup>55</sup>“鼠”。 nu<sup>33</sup>“心”，假借作主语助词。 ʂu<sup>55</sup>“茅草，从草”， ʂu<sup>21</sup>“骰子声”，假借作 ʂu<sup>33</sup>“带领”。 sər<sup>33</sup>“木”。 fv<sup>33</sup>“锯子”，假借作 fv<sup>55</sup>“鼠”。 mi<sup>33</sup>“火”。 tse<sup>55</sup> be<sup>33</sup>，此读为 ʂu<sup>21</sup>“铁”。 dər<sup>21</sup>“水”。 ʂl<sup>33</sup>“土”。全句读为：khv<sup>55</sup> kv<sup>33</sup> fv<sup>55</sup> nu<sup>33</sup> ʂu<sup>33</sup>，sər<sup>33</sup> fv<sup>55</sup>、mi<sup>33</sup> fv<sup>55</sup>、ʂu<sup>21</sup> fv<sup>55</sup>、dər<sup>21</sup> fv<sup>55</sup>、ʂl<sup>33</sup> fv<sup>55</sup>。意为：“属相之首由鼠带领：木鼠、火鼠、铁鼠、水鼠、土鼠。”纳西族使用藏历，用金木水火土和十二生肖相配为六十，以此来纪年纪日，木鼠即甲子，火鼠即丙子，铁鼠即庚子，土鼠即戊子，水鼠即壬子。据和继全先生说，这一段经文，如果时间较紧，也可以简读为：fv<sup>55</sup> khv<sup>55</sup> ua<sup>33</sup> khv<sup>55</sup>“5 种鼠年”。



此例见《么些经典译注九种·么些族的洪水故事》，译文为：“日月眼色昏黄的事出现了，洛神色神生气的事出现了。”<sup>①</sup>后一句各字的音义为：☉ ro<sup>11</sup>“洛神”，☪ kha<sup>33</sup>“苦”，此处读作 kho<sup>33</sup> kha<sup>33</sup>“恶言”，两字写作合文☪☉，表示洛神口出恶言。☪ se<sup>11</sup>“色神”，☪ hy<sup>11</sup>“红”，又读 nu<sup>55</sup> hy<sup>11</sup>“多话”，两字写作合文☪☪，表示色神口出怨言，但文中并未将 nu<sup>55</sup> hy<sup>11</sup>“多话”读出来。☪ thu<sup>21</sup>“桶”，假借作 thu<sup>33</sup>“出现”。全句读作 ro<sup>11</sup> se<sup>11</sup> kho<sup>33</sup> kha<sup>33</sup> thu<sup>33</sup> le<sup>33</sup> tsw<sup>11</sup>“洛神色神生气的事也出现了”(le<sup>33</sup>“也”，tsu<sup>11</sup>“来”)。李霖灿先生注释说：“最后的这一句也可分开译作：‘洛神生气起来了，色神恼恨起来了。’”“这最后的一句也可以读作‘ro<sup>11</sup> nu<sup>33</sup> kho<sup>33</sup> kha<sup>33</sup> thu<sup>33</sup> le<sup>33</sup> tsw<sup>11</sup>, se<sup>11</sup> nu<sup>33</sup> nu<sup>55</sup> hy<sup>11</sup> thu<sup>33</sup> le<sup>33</sup> tsw<sup>11</sup>’。这样就可以把☪☪的意思也念出来了。”<sup>②</sup>

#### 四、东巴文同义换读的性质

##### (一) 同义换读是一种语用现象

我们在《纳西东巴字的异读和纳汉文字的比较研究》中讨论过东巴文的古今异读、方言异读、借词异读、构词异读，就字词关系来看，几种异读性质并不完全一样。

古今异读，如☉“太阳”，读 ni<sup>33</sup> me<sup>33</sup>，又读 bi<sup>33</sup>，李霖灿先生《么些象形文字字典》注曰：“在经典常读为 bi<sup>33</sup>，盖古音也。”<sup>③</sup>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古音，并不是同一个词的古代读音。汉语“日”字上古音读 ni<sup>et</sup>，中古音读 t<sup>iet</sup>，近古音读 ti，现代音读 z<sup>l</sup>，<sup>④</sup>各时代虽然读音有异，但它们之间有渊源关系，记录的是同一个词，可称为同一个词的古音、今音。东巴文☉的 ni<sup>33</sup> me<sup>33</sup>、bi<sup>33</sup>两读，尽管所指相同，但记录的不是一个词，bi<sup>33</sup>只是一个表示“太阳”的古词，而不是 ni<sup>33</sup> me<sup>33</sup>的古音。

方言异读，如☪“石头”，丽江读 lv<sup>33</sup>，白地读 rv<sup>33</sup>，语音有对应关系，记录的是同一个词，但分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尽管不同方言是同一语言的子系统。

借词异读，如☪☪“棺材”hæ<sup>21</sup> ta<sup>55</sup>，又音 kuə<sup>33</sup>，后者为汉语“棺”的借词。借词借进来以后与本族语词属于同一语言系统，所指也相同，但 hæ<sup>21</sup> ta<sup>55</sup>和 kuə<sup>33</sup>不是同一个词。

构词异读，如☪☪“水牛”，读 tci<sup>55</sup>，是单纯词；又读 dzi<sup>21</sup> yu<sup>33</sup>，为定中式合成词，二者所指相同，但是不同的词。又如☪☪“富，富人”，读 hu<sup>21</sup>为形容词“富”，读 ei<sup>33</sup> hu<sup>21</sup>为名词“富人”，所指不同，也不是同一个词。

简而言之，方言异读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古今异读、借词异读、构词异读属于同一语言系统，但不是同一个词，有的甚至所指都不相同。

同义换读就其同一字形有不同的读法来说，看作文字的异读似无不可，但同义换读与上述几种异读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上述几种异读尽管不一定是同一个词，有的所指也不相同，但这些读音和意义，应该说已固定在文字符号之上，为文字符号所固有。而同义换读是临时的，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联想的空间也很大，需要借助于一定的上下文、语境来提示和成全它；离开了上下文和语境，字就不能表示换读的音义。同义换读属于语用的范畴，换读来的意义，还没有固定到文字上，所以，现行的几部东巴文字典，都没有把换读来的意义编入字典。

##### (二) 同义换读不是假借，不能用作语音演变研究的材料

同义换读涉及字词的换用，但同义换读不是假借，换读双方的语音不一定有音同音近的关系，不能作为语音演变研究的材料。如《全集·祭署·蚩堆三子的故事》☪ lu<sup>55</sup>“牛虱”用作 lu<sup>55</sup>“逃脱”(7.39、

① 李霖灿等. 么些经典译注九种[M]. 台北: 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78: 42.

② 李霖灿等. 么些经典译注九种[M]. 台北: 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78: 43.

③ 李霖灿等. 么些象形文字字典[Z].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72: 3.

④ 古音拟音据李珍华, 周长楫. 汉字古今音表[Z].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因排版问题省略了个别附加符号。

7.44),这是同音假借;又读作  $\text{phu}^{21}$ “逃脱”(7.44), $\text{lu}^{55}$ “牛虱”和  $\text{phu}^{21}$ “逃脱”语音上很难找到什么关系。 $\text{lu}^{55}$ “牛虱”读作  $\text{phu}^{21}$ “逃脱”,应该经过了  $\text{lu}^{55}$ “牛虱”假借为  $\text{lu}^{55}$ “逃脱”,再由  $\text{lu}^{55}$ “逃脱”同义换读作  $\text{phu}^{21}$ “逃脱”这样两个环节,但换读这个环节与假借无关。又如上文例  $\text{nu}^{33}$ “心”假借作连词  $\text{nu}^{21}$ “和”,而实际读作连词  $\text{ne}^{21}$ “和”,虽然  $\text{ne}^{21}$ 、 $\text{nu}^{21}$  语音相近,但两个字换读不是音的借用,而是词的同义换用。

(三)同义换读不是词义引申,不能用作词义演变研究的材料

同义换读的词都有同义或近义的关系,但不是词义的引申。因为词义引申是在一个词的范围内进行的(尽管有的词后来可能分化成了几个词),而同义换读是在不同的词之间进行的。如《全集·祭署·蚩堆三子的故事》中, $\text{khu}^{33}$ “脚”用作  $\text{khu}^{55}$ “去”(7.28),读音和意义都相关,是词义的引申。而  $\text{khu}^{33}$ “脚”读作  $\text{phu}^{21}$ “逃”(7.44),语音没有关系,是同义换读。又如  $\text{zua}^{21}$ “量粮”,像以升斗装粮,又用作  $\text{zua}^{21}$ “价钱、偿还”(7.33),是词义引申。有时读作  $\text{tshy}^{55}$ “偿还”(7.33),读作  $\text{be}^{33}$ “作”(作命价,意为偿还命价,7.11),这就是同义换读了。同义换读词的意义,可以作为词群意义研究的材料,不能作为词义演变研究的材料。

(四)同义换读在东巴文中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同义换读从语用的、表达的层面来推想,应该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试想相声、戏剧、影视中台词脚本和实际演出中所说词语的关系,可能没有哪一个演员会死板地照本宣科,只要把要求的意思表达出来就行了,这不是广义的同义换读吗?只不过没有人把演出文本和脚本从同义换读的角度进行比较罢了。

东巴文形态比较原始、文字制度还不够完善,大多没有逐词记录语言,这给东巴诵读时临场发挥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东巴经都是口传文学,口传文学本身就有很大的弹性,东巴经又以抄本流传,没有汉文献“石经”那样的定本,异文异读一般来说没有正异或正误之分,这使东巴文同义换读比汉字等更丰富多彩,更灵活多变,更有研究价值。如  $\text{ni}^{21}$ “二”,除读作  $\text{du}^{33}\text{dzi}^{21}$ “一对”外,还可以读作  $\text{ni}^{33}\text{ly}^{33}\text{du}^{33}\text{dzi}^{21}$ “两颗一对”,<sup>①</sup>这可以叫作赘余式同义换读。上文语句同义换读的 4 例可以叫作省略式同义换读,或总分式同义换读。东巴在做法事时,有时会根据主人家的情况,对经文作适当的调整,这里面可能有同义换读,有的也可能佚出“同义”之外了。

(五)同义换读并不为东巴文所独有

同义换读并不是东巴文独有的现象。汉字的同义换读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沈兼士先生《吴著经籍旧音辩证发墨》《汉字义读法之一例》《汉魏注音中义同换读例发凡》等文有很精辟的论述。<sup>②</sup> 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把沈兼士的“义同换读”改为更通俗的“同义换读”,并论述了同义换读的性质和特点,在学界影响广泛。<sup>③</sup> 在汉语古文献解读和古文字研究中,学者们运用“同义换读”解决疑难问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近年冯胜君、陈斯鹏、陈剑等学者对楚简中“沧、仓、苍”读为“寒、汗”的解读。<sup>④</sup>

王力先生说,在汉越语中,“辰”字,越南人总把它当作“时”字用,连最著名的典籍如《大越史记》之类亦所不免。越语里  $\text{thi}^2$  字当“然则”讲,本该借用“时”字,但一般也写作“辰”<sup>⑤</sup>。即在汉越语中“辰”字可换读作同义的“时”,并以“时”的音  $\text{thi}^2$  假借作“然则”。

水书中借用的汉字地支字也有同义换读的现象,而且读法繁多,可以读成生肖、八卦,或地支与生

① 李霖灿等.么些经典译注九种[M].台北: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60.


② 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③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19.

④ 陈斯鹏.楚简中的一字形表多词现象[A].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二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14.

⑤ 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806.



肖、八卦的组合。如：“字符对应的是地支‘子’，表示地支‘子’的意义，也可以换读成与之对应的生肖‘鼠’的音[su<sup>3</sup>]或八卦‘坎’的音[gha:m<sup>3</sup>]，甚或‘子鼠’[ci<sup>3</sup>su<sup>3</sup>]、‘鼠子’[su<sup>3</sup>ci<sup>3</sup>]或者‘子坎’[ci<sup>3</sup>gha:m<sup>3</sup>]等音。但即使变读成了‘鼠’或‘坎’的音，表达的意义仍是地支‘子’的意义。”<sup>①</sup>

## 五、东巴文同义换读的研究价值

### (一)帮助正确认识东巴经的文、言关系




东巴经与汉古文献相比，情况比较特殊。汉古文献一般都逐词记录了语言，文和言比较一致。而东巴经大都没有完全记录语词，没有记录的部分，靠东巴熟记在心，临时补出，而这临时补出的词语，不可能每次都相同。加上东巴经主要是口传文学，没有严格的定本，只要意思大致不差即可，即使同一经书，由于时代、地域、师承的差异，读出来也不完全相同。

东巴经的文、言关系，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说。一是使用层面，二是研究层面。纳西族东巴有一句谚语：“我写我念，高山流水；人写我念，断锄缺犁。”<sup>②</sup>意思是念自己写的经书如高山流水般顺畅，念别人写的经书像使用断锄缺犁一样磕磕碰碰。东巴在作法事时念的经书，大多是自己写的，<sup>③</sup>自写自念，文、言应该还是比较一致的。同时，在东巴实际作法念经时，一般也不会有人意识到同义换读的存在，因为听众手中没有经书，不可能对照检查，也就不可能发现。例外的情况是，有的法事会有多个东巴参加，其他东巴以及少数熟悉经书的村民，他们可能会听出某处读得有些不同，但他们也不会提出来。

学者研究用的东巴经文本，多由东巴读经、学者记音译注制作而成，包括东巴经原文、标音、译文等。这种文本，除少数通过田野调查形成者一般是东巴自写自念的外，多数写读并非一人。这种情况是由特殊的历史情况形成的，如《全集》所收的经书，绝大多数是1950年代丽江文博单位收集的前代写本，其中民国时代居多，也有一些清代的，而读经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由当时健在的东巴担任，很难做到写读同人。<sup>④</sup>洛克曾说：“纳西象形文字只是帮助记忆的手段。……很少有东巴两次读的是完全相同的。有时他们有相同意思的两个不同短语。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东巴面对另一个地区东巴所写的经书，他们将会按照自己的父亲教给他们的那样去读，他们会想起自己经书当中与这本内容相同的一本，而不是按照这本经书来读。换句话说，他将会通过记忆读自己家里的那一本经书，而不是眼前的这一本。”<sup>⑤</sup>也就是说，写和读的东巴不同，会让东巴经的文、言差异更加明显。而研究东巴经语言文字的学者，将经书原本与译注者的记音、译文一一对比，就比较容易发现经书文字和所读语言的差异，包括错字、衍文、脱漏、用以帮助标音而重复的字，用以帮助表义而不读音的字，以及同义换读等等。可以说，同义换读是东巴经中的常态，而且只是其文、言参差龃龉情况中的一种，研究者应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

### (二)帮助正确解读经书

了解同义换读，可以避免东巴文研究中的一些偏差。如将同义换读误判为假借。《么些经典译注九种》中有将“二”读作“一对”的用例，而且李霖灿先生还将“二”的东巴文移写到“一”的音标上面，曾有人据此判定“二 n<sub>i</sub><sup>21</sup>”假借为“一 du<sup>33</sup>”，理由是此处“二”借用为“一”，殊不知同义换读跟语音异同根本就没有关系。

又如将同义换读误判为东巴误写。《么些经典译注九种·么些族挽歌·“苦凄苦寒”·卖寿买岁的故事》(289页)有一句：la<sup>11</sup> nu<sup>33</sup> sa<sup>33</sup> ma<sup>33</sup> bi<sup>33</sup> “手不搓麻线”，其中 bi<sup>33</sup> “搓”，字写作“二”。李在其先生的一篇译稿解释说：“搓，为何用来发音呢？原来 bi<sup>33</sup> 爨字可能简画成而造成的误会。”意思是说

① 白小丽.水书《正七卷》纪时地支的文字异读[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0,(5).

② 杨正文.最后的原始崇拜——白地东巴文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39.

③ 东巴在学徒时会使用师傅的经书,出师后也有使用他人书写经书的情况,如在《全集》有的经书的跋语中,就有写书送人和写书卖钱的记载,但总体来说不多。

④ 《全集》中也收了一些当时在东巴文化研究所工作的东巴自写自念的经书,但不多。

⑤ 洛克.纳西人的祭天仪式[Z].转引自李晓亮.西方纳西学史研究[D].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搓”简化为𢵘,被东巴误认而写作了𢵘 n<sub>i</sub><sup>33</sup>“二”。实际上 n<sub>i</sub><sup>33</sup>有“撕、搓”的意思,李霖灿先生在该书 294 页释文就有:“𢵘 n<sub>i</sub><sup>33</sup>二,借音作撕搓。”《纳西象形文字谱》861 号“𢵘= muw<sup>55</sup> n<sub>i</sub><sup>33</sup> ər<sup>21</sup> 竹绳”,其中 muw<sup>55</sup>是“竹”,n<sub>i</sub><sup>33</sup>是“搓、扭”,ər<sup>21</sup>是“绳”,muw<sup>55</sup> n<sub>i</sub><sup>33</sup> ər<sup>21</sup>即“竹扭的绳”。是读经东巴把𢵘 n<sub>i</sub><sup>33</sup>“撕搓”换读作了 bi<sup>33</sup>“搓”,原书作𢵘并没有错。

又如将同义换读视为东巴误读。黄思贤先生《纳西东巴文献用字研究》比较《崇搬图》和《古事纪》的用字和音读深入细致,但把一些同义换读,包括上文《崇搬图》的两例,都看做是东巴“读音有误”<sup>①</sup>,这就显得呆板拘泥,不符合东巴经的实情。

### (三)启发对其丰富内涵的研究

东巴文同义换读应该有民族语言、文字、文化、心理、表达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哪些可以换读,为什么要这样换读,东巴是有意还是无意,效果如何,时代、地域、派别差异如何等等,都值得研究。如指示代词“这 tsh<sub>l</sub><sup>33</sup>”和“那 thu<sup>33</sup>”,按说有近指和远指的对立,但为什么会写“这 tsh<sub>l</sub><sup>33</sup>”读“那 thu<sup>33</sup>”,写“那 thu<sup>33</sup>”读“这 tsh<sub>l</sub><sup>33</sup>”呢?在《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很多地方,明明标音是 thu<sup>33</sup>(那),但下面的逐词对译是“这”,全句译文也是“这”,数量很多,不可能是一时的误解,其中总有一定的道理。是词义在变化,或是心理上指称的迁移,还是其他原因?孙堂茂《纳西汉英词典》将一般释作“这”的 tsh<sub>l</sub><sup>33</sup>释作:“这,那(基本指示代词,使限定的人或物突出,限定的人或物与说话者的距离可远可近)。”<sup>②</sup>可以作为一说,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文字学的研究,历来从字形、结构、字义、字音的角度研究得较多,对文字的使用研究得不够。王宁先生倡导设立汉字字用学,指出:“汉字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发生着记录职能的变化。汉字字用学,就是汉字学中探讨汉字使用职能变化规律的分科。”<sup>③</sup>李运富先生提出设立汉字语用学,并论述了建立的学理依据、学科定义及主要内容。<sup>④</sup>东巴文也应该开展语用学的研究,同义换读是东巴文语用学的重要课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 A study of synonymous replacement in Dong-ba manuscripts

YU Sui-sheng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Synonymous replacement(同义换读)is a written language phenomenon in which one word can be record as character A, but it reads as character B, which has the same meaning of character A or a similar meaning. Synonymous replacement is a popular phenomenon in Dong-ba manuscripts.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linguistic unit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synonymous replacement in Dong-ba manuscripts into two categories at either the lexical level or the syntactical level with examples. It concludes that the nature of synonymous replacement is a temporary pragmatic phenomenon rather than an extension of meaning or a borrowing of a similar character, whose study has much significance to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ong-ba scripts and the Naxi language, a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Dong-ba scripts and their rich ethnic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of the research of the ancient writings of other ethnic groups and the study of philological theories.

**Key words:** Dong-ba scripts; synonymous; replacement

[责任编辑: 杨 恬]

① 黄思贤.纳西东巴文献用字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332~333.

② 孙堂茂.纳西汉英词典[Z].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67.

③ 王宁.《说文解字》与汉字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47.

④ 李运富.汉字语用学论纲[A].励耘学刊(语言卷第1辑)[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